

少年文库

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煌言的故事

童直毅 石 水 李 敬 叶 水 著

编

张煌言的故事

童直毅 石 水 著
李 敬 叶 丰

少年儿童出版社

张煌言的故事

童直毅 石 水 李 敬 叶 丰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77,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300

ISBN 7-5324-0214-2/K-13(儿)

定价: 2.65 元

前 言

在我们伟大祖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出现过许许多多值得颂扬的民族英雄，像苏武、李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等。这些爱国先辈，为了祖国的独立和主权，为了民族的荣誉和尊严，鞠躬尽瘁，毕生奋斗，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

明朝末年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就是我们民族历史上诸多爱国志士中杰出的一位。

十七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遣军入关，攻陷北京，汹汹南下，广大汉族百姓惨遭劫难。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浙江宁波地区一位青年书生张煌言，揭竿而起，组织义师，奋勇抵抗清军，艰苦奋斗了十九年，直至最后被清军所俘，慷慨就义。

三百多年前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的张煌言，自居于“大明孤臣”的地位。他和历史上其他许多民族英雄一样，总是把“爱国”与“忠君”联系在一起，这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竭尽全力，力求恢复江山，解救百姓，以至牺牲生命，是难能可贵的。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一位民族英雄，我们应当颂扬他的英勇事迹。

这本《张煌言的故事》取材于史实，仅在具体细节上作了

艺术加工。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文字尽可能浅显，以便于少年朋友们阅读；内容也力求生动有趣，以增强人物的形象性和真实感。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出现缺点和错误，恳切地希望少年朋友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目 录

前 言	1
一 有志少年	1
二 校场逞英豪	7
三 立志报国	19
四 民族危机	25
五 清军下江南	35
六 筹建义军	40
七 斗奸贼保家乡	60
八 浙东失守	74
九 随主航海	89
十 丧师崇明岛	100
十一 翻城未遂	114
十二 屯军平冈	126
十三 四明山遭劫	136
十四 舟山岛失陷	143
十五 遥祭孝陵	156
十六 二入长江	167
十七 闽浙联兵	174
十八 勇取瓜洲	179
十九 激战在南京江面	190

二十	光复名城三十座	198
二十一	闽军撤兵	204
二十二	潜行穷山二千里	210
二十三	最后的奋斗	220
二十四	避居悬岙岛	241
二十五	不幸被俘	248
二十六	慷慨就义	259

一 有志少年

崇祯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九月初的一天, 宁波学府门口, 人们簇拥着围观一张告示, 熙熙攘攘, 议论纷纷。

“射箭三发, 跑马一周! 嘿, 旷世奇闻, 从来没听说过哩!”

“朝廷怎么想得出要秀才习武了?”

“道理倒不能说没有, 国难当头, 要做官就得懂点武艺, 将来也好杀敌报国呀!”

“话是这样说, 但现在离考试之期不过旬日, 叫我们怎么来得及准备呀?”

“……”

一个上了年纪的戴方巾着葛服的儒生, 摇头晃脑地诵读布告上那几个最令读书人怵(chù)目惊心的字语: “除文章策论之外, 一律加试弓箭骑术”, 连连叹息, 又连连摇头, 终于垂头丧气地挤出人群, 离开了这热闹的场所。

议论者越来越多, 有的是将要应试的童生, 有的是不久要进省赶考的秀才, 还有一些人与科考根本无关, 甚至是不识字来哄热闹的。

对于那张关于今岁科考加试骑射的告示, 涉及本身功名的考生, 因为前途攸关, 大多持反对态度。须知他们中大多数人生平从没习过武, 遇到人家骑马射箭, 避开还恐不及, 现在

竟要他们真家实伙地跨马弄箭，这不是存心要他们好看吗？所以，即便有几个深明大义、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考生，也不过闷声不响而已，就像刚才那个离场而去的老童生那样。

科举制度始于唐朝，它是读书人入仕做官的唯一“正途”，而且阶梯有序，不能跳级逾越：第一步必须注册童生；而后由童生考秀才——这一级考试在府、县进行，考中了秀才便算有了“功名”；接着便可去省城参加“乡试”，乡试的中捷者统称“举人”，举人可以入仕作小官；而如果举人在礼部所设各考区参加“会试”中捷，则统称“进士”，进士有的留在京城，通过一阶段专门培训而成为皇帝或内阁的秘书，有的则外放，任命为县一级的长官；至于进士中的佼佼者，即经过“殿试”，被皇帝御笔钦点的优秀分子，则更有希望平步青云，高官厚禄了。

因此，科举选仕制度从创始以来，虽经历代而不衰，读书人谁不渴望十年寒窗后能一鸣惊人呢！于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的“警句”，在儒林中念叨个没完。

宁波府学前的这张告示，如同晴天一声霹雳，惊碎了许多人的黄金梦。

“唉，本科算是完了，小儿文弱纤瘦，如何开得硬弓，骑得奔马？但愿国泰民安，下科恢复正宗考试。”一个老先生双手一摊，像是自语，又像是左右的人说。

“朝廷要举武备，也该早些通知，让我们有所准备，现在却叫人临阵磨枪，真是谈何容易。”

“江山难保，功名又有何用？算了吧，生不逢时，生不逢时！”几个考生自知考不上，索性豁达，倒也是一种安慰。

叹息、埋怨、自暴自弃，真让人听了也感到精神沮丧。

忽然，一阵清脆响亮的声音传入人们耳鼓：

“国难当头，理应习武，男子汉当以天下为己任嘛！”

这声音压倒了那些自怨自艾的叹息。众人不禁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神骨清俊、目光炯炯的少年正慷慨陈词：

“……圣上英明，在今科考试中加试武艺，这正是给我们读书人有显示真才实学的机会。诸位试想，眼下敌寇猖獗，社稷危急，光靠念念‘诗云’、‘子曰’的难道能拒敌于国门之外？江山存亡，人人有责。我们读书人知书达礼，难道不该奋勇向前，担负起民族兴亡的责任吗？”

少年气宇轩昂，越说越有劲，起先三五成群的议论者都纷纷聚集到他的身边。人们望着他那激动的神情，听着他那铿锵的言语，有的颌首微笑，有的啧啧连声。

“自崇祯二年袁督师崇焕遭冤之后，金兵更是横行无忌。敌骑侵入长城，逼近京师，幸亏我朝爱国将士奋力将其打退；这两年，金兵又劫掠登州，攻占宣府，奸淫烧杀，掳去大量人口牲畜，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想必记得东林先辈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在场许多书生朗声接了下联。

十年前，魏忠贤宦官集团毁灭东林党人的故事，稍上年岁的人都多少有知，一些十五、六岁的童生们也都听长辈说过。正直爱国的人们对东林党人以及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十分敬仰与赞同；对他们终于遭致魏忠贤一伙残酷迫害的结

局都怀着同情与愤慨。

“对啊！”那少年字顿句挫地继续说道：“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今年皇上在科考中加试骑射正是鼓励习武，为国家准备有用的人材。至于各位或因气力不加，或因不通骑射，以致本科落选，那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试想，区区个人功名与我大明朝万里江山相比，哪个大哪个小？所以，依小生之见，各位还是从零开始，强身练武。书固然要读，然而，在社稷危急存亡之秋，上马杀敌无疑比‘之乎者也’更为重要！”

“对！对！”

“言之有理！”

“承蒙指教！”

聚会者纷纷散去，竟真有不少童生当即赶往弓箭铺，争相购买刀、枪、弓、箭。

说话少年也向大家拱拱手，转身走了。

“这少年是谁？年纪轻轻，见识倒是不差呀！”几个长者以赞许的目光注视着他远离的身影。

认识这少年的人引以为荣地告诉人们说，这少年姓张，名煌言，就是本乡本土浙江鄞县人，今年刚满十五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张圭章在煌言四岁那年考中举人，进入仕途，曾任山西盐运判，后又调京迁升刑部员外郎……

但要全面认识张煌言这个人，却不是三言二语说得了的。

张煌言从小跟父亲在任上读书，他聪颖(yǐng)非常，并且勤奋好学。六岁那年，父亲对他开始启蒙教育，因为煌言自幼羸(léi)弱，父亲为了避免他过于疲劳，所以把教程放得很慢，但张煌言不论是读《三字经》、《百家姓》，还是《论语》、《孟

子》，都显示了他过人的理解和记忆能力，虽不说过目成诵，但至少是促使他的父亲大大加快了教学进程。

没几年，张煌言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并能像模像样地写出一篇篇文章来。

九岁时，张煌言竟能作诗了。当时的读书人都认为只有经史才是最正统的东西，至于诗词书画则只能算一些文学小技，与科举没什么关系。张煌言却是爱好广泛，他既读经史作八股，又博及其余，还深爱武学骑射。父亲怕他涉猎太广而荒疏了学问，但也感到儿子博强好学，有志气，有胆略，资质远远超过自己。所以他除对煌言的学业严加督察以外，并不十分约束儿子的行为。

张煌言为什么读书之外还专心致志练习武艺呢？这就是因为他受到生于乱世的鞭策了。当时正值后金兴起，后金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满洲女真各部落，并以对明朝的“七大恨”为藉口，不时在明朝的东北地区进行扰袭。不久，他们避开了明军的设防城市，移师向西，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落，并由此侵入长城，横行于晋冀北部地区，甚至驱骑直达黄河沿岸，致使这些地区的百姓惨遭铁骑蹂躏。

张煌言从小在山西生活，亲身体会到金兵入侵的可怕。他想，即使我遍读经史，能把敌人从国土上赶出去吗？不，读书为了达礼。我读书要学习古贤，要学习做人的道理。在这大厦将倾之际，必须强身习武，上马杀敌，像岳武穆岳飞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要把金兵赶出国土！在先烈爱国思想的熏陶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张煌言幼小的心灵早早地埋下了誓志杀敌、以身许国的种子。

张煌言的父亲是个刚毅正直的忠厚长者，他看不惯当时朝廷黑暗的政治和腐败的纪纲，毅然辞去刑部员外郎的官职，回家乡开馆教书。他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学生，身教言传，所以，不仅儿子张煌言深受教益，他的另一个学生黄宗羲(xī)后来也成了有胆有识的反清志士，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史学家。

张煌言在父亲的影响教导下，在秋风骏马的生活环境中，养成了刚强朴实的思想品德。他立志习武，但他的体质很差，幼年时几乎生病死去。有人说他天生不是块习武的料子。可张煌言决不为这类讽言所左右，他深信古人“铁杵(chǔ)磨成针”的格言，坚持不懈，锻炼体魄。

宁波是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张煌言随父回乡后，除在父亲指点下继续读书外，并结交了一班击剑扛鼎的朋友，每日里打熬筋骨，使枪弄棒。张煌言生性好胜，虽然他的身体条件不如别人，锻炼的时间也受到读书的限制，但他聪明好学，不耻下问，终于在武学上逐步赶上了他的那班朋友。而在学问上面，他的朋友们却不及他多了。经过数年的努力，张煌言不仅大大增强了体质，还精通了骑、射、剑、戟等好几门武艺。

二 校场逞英豪

与往年一样，宁波府的试场秩序井然，三场文章一丝不苟。不同的是，以往任何一场考试结束，都有不少考生谈笑风生，踌躇满志——因为文章得意，总以为自己必中无疑。今年却不然，从试场出来的考生，几乎看不到一个是面带笑容的。因为文章虽然完成，但还得去试一下骑射功夫呢！本来有些考生是文章也不想去考的了，后来有人说，皇上虽然别出心裁，但“秀才”这玩意儿总得靠文章啊！我文字精彩还怕因为不会骑射而名落孙山吗？除非今后不再科举取仕。退一万步讲，文武全材毕竟是凤毛麟角，一科考下来，只考出那么几个人，也不大可能，总要再取一些吧！所以，他们还是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去赶考了。

武试考场设在宁波府的大校场内。

这一天，秋高气爽，正是微风轻拂、阳光和煦(xù)的好天气。校场内外人山人海，看秀才射箭、骑马，可有趣呢！当然，考生的父母亲友更是老早就远道赶来，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找个好位置，想看一看自己的孩子考得怎样。

校场的中央，放置着一个箭靶，靶上一道道黑圈围绕在碗口大的一个红心周围，最外圈的总有二尺许直径。

校场的外围，划出了一圈跑道，周长约摸有二里上下，考

生们将在这儿跑马一周。

校场的东北，放置着三张拼成长条的方桌，桌上由西向东并列着六把按力度强弱放置着的弓，还有三壶箭。

马被牵在校场西北的空地上，四、五匹不很高大的马踢哒踢哒地踏着蹄子，鼻中呼哧呼哧地喷气。其中有一匹青鬃马腿长臀阔，似乎超群些。

主考官面南而坐，他白白的四方脸生得很端正，三绺(liǔ)长须随着微风飘拂，看上去约有四十来岁。他端坐公案后面，不时用右手在细长的美髯(rán)上捋一把，然后慢慢地放下，看上去好像对一切都胸有成竹，其实这不过是他的习惯动作，对于今年加试骑射的考试，他可以说一点把握也没有……

主考官的左侧坐着一位腰圆膀粗、全副戎(róng)装的武将。因为主考官文质纤弱，对武艺更是一窍不通，自己也不理解为什么要童生们考骑射，但这是皇上的旨意——圣谕，他敢不老老实实在地执行？所以，他请了一位精通骑射的武将来帮忙。

至于今天的主角——考生们，大约有四十余人，他们七长八短地站在校场东侧的签到处，等候点名。

号炮三响，开考时间已到。估计还有半数考生是不会来的了：这些人平时看见人家使刀弄棒避开犹恐不及，又怎敢去拨弄它呢？

报到的那四十多个考生中，年龄最大的三十八岁——所谓“考不出头的老童生”。他倒是骑过马的，不过那马是极为驯良的，而且有人牵着；他也摸过箭，但那只是仿效古人“雅歌投壶”之法玩笑玩笑的。今天他可碰上了真家伙：那儿匹马好

像烈得很，别把人踢着了；那几张弓也似乎很硬，不知拉得开吗？

张煌言站在这老童生身边，他也巡视了一遍考场，也在想一些问题。

五天前，张煌言由老家人挑着考篮进城赶考，几个一起练武的朋友都来送行。这些朋友因为没有经过童生注册，又确实不认得几个字，虽有武艺也不能参加考试。但他们也是爱国的，也想到边关上一刀一枪报效朝廷。今日张煌言可有一显身手的机会了，所以送别之时，他们相约武试那天一定前来捧场。现在，他们都来了。限于考场规矩，张煌言连招呼都不能和他们打一下，但他看得出来，这些被阻于试场之外的热血青年对自己寄托着多大的希望。

“我一定要考好！这是男儿报效国家的第一步。”张煌言想，“只有得到功名，才能带兵勤王，去边关打仗杀敌，守卫疆土！那时候，我一定像岳飞《满江红》所说的，与这些朋友一起‘踏破贺兰山阙’，直捣金人的老窝！”

忽闻一声霹雳，张煌言从遐(xiá)想中回到了校场，只见那坐在主考官左侧的武将猛地站了起来，赛如一座铁塔。

公案后面正襟危坐的主考官也似乎吃了一惊，他微微侧目抬首，望着武将那块护心铜镜，无奈地摇摇头：喧宾夺主，还吓了我一跳。哼，可别忘了主考大人究竟还是我呢。

那武将不过是个指挥副使，他的武艺还算不错，但字却不识几个，所以难得升迁，平时更少有如此好的炫耀机会。今天不把风篷撑足，还等什么时候！于是他鼓足丹田之气，声如巨雷一声大喝，把场内场外嘈杂之声都压了下去。

“你们这班学生子都听好了！遵皇上圣谕，今天要考考你们这些读书人骑马射箭的本事。大家听我命令，不许争先恐后，叫到哪个就哪个出来，其他人别动，小心弓箭不长眼睛！”

这几句吆喝倒是着实有些威慑(shè)力量，“弓箭不长眼睛”，碰上它便是一个透明窟窿，不是闹着玩的！果然全场肃静，等待着他的命令。

“果然厉害！”那主考起先有些怪他争出风头，现在不得不服了：这乱哄哄的场面，要不是他这么来一下，恐怕敲锣也没用！

开始了！

第一个被主考点到名的童生，年纪大约二十来岁，人长得挺福相。他整整衣冠，走向主考官前，深深一鞠躬，然后跑到放有弓箭的桌前，拣来拣去，挑了一把力度最弱的弓，并抽出箭壶内一枝箭，走回案前，一边说请大老爷指点，一边颤抖着手指要将箭搭上弓去。可他心里慌张，越是想别出洋相就越是要出洋相——箭没搭上弦就掉落在地上了。他脸上一红，急忙俯身拾起，两只手互求配合，好不容易准备就绪。他硬生生地举起弓，可还未及瞄准，箭就很不听话地飞了出去。嗨！别说射中靶子，压根儿没够劲，箭只飞了大半程就向斜下方运动而着地了，至少还差着二、三丈！

“不行！”那武将又是一声猛喝，与刚才一样，好几个人被吓了一跳，“去试马！”

童生迟疑了一下，走向拴马的方位，可没走几步又返了回来，跪倒在主考官前，战兢兢地禀道：